

文史哲大系 49
陳錫勇 著

文津出版社印行

宗法天命與春秋思想初探



957-668-052-2

新臺幣 200元

文史哲大系 49
陳錫勇 著

文津出版社 印行

宗法天命與春秋思想初探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宗法天命與春秋思想初探 / 陳錫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津, 民81
面 ; 公分. -- (文史哲大系 ; 49)
參考書目: 面
ISBN 957-668-052-2(平裝)

1. 宗教 - 哲學, 原理 - 中國 - 先秦(公元前
2696-221)

220.19

81003745

④9 系大哲史文

宗法天命與春秋思想初探

著者：陳錫勇

發行者：范惠美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

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二九四巷一號

郵政劃撥：〇〇一六〇八四一〇號

電話：三六三五〇〇八・三六三六四六四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八一一號

定價：新台幣二〇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八月初版

ISBN 957-668-052-2

目錄

緒論

一

第一章 古史文化

一五

第一節 原始文化的發展

一五

(一) 細石器文化

一九

(二) 仰韶文化

二〇

(三) 屈家嶺文化

二一

(四) 龍山文化

二二

(五) 原始迷信——祖先崇拜

二三

第二節 夏文化

三二

(一) 夏文化——河南龍山文化

三二

(二) 楚文化——江漢平原文化

第三節 商文化

第二章 宗教神權到宗法天命

第一節 夏商楚的宗教神權

第二節 占 卜

第三節 商周關係

第四節 宗法天命

(一) 宗法制度

(二) 天命與敬德、孝德

(三) 宗法解體

(四) 天命殞落

第三章 春秋思想

第一節 原始陰陽五行說

第二節 宗法道德的演變

(一) 孔子及其弟子	一四五
(二) 墨子及其門徒	一五八
第三節 天命天道的演變	一六七
(三) 老子	一七一

第四章 結 論

一八九

第一節 諸子並起

一九一

第二節 稷下學風

一九七

結 語

二〇九

參考書目

二一〇

緒論（代序）

本文敘自上古，略述我國文化之緣起。我國文化乃本土之各民族相融合，而以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爲中心匯聚而成之中華文化。清末以來，邪說並起，或以我民族文化非自本土，乃外來者；清末日人河次郎著「支那文明史」承法人拉克伯里氏（Terrien de Lacouperie）之說，以爲源之巴比倫，國人蔣智由聞其風而悅之，著「中國人種考」以和之，若劉師培、丁謙、黃節輩則蟻附之，而法人沙畹（E. Chavannes）辨其非。民初瑞典人安特生（J. G. Anderson）著「甘肅考古記」而其國人珂羅屈倫（Karlgren）據以爲說，乃謂我國文化源自土耳其。又有以爲源自中亞者、新疆者、蒙古者，衆說紛紜，逮民國十七年斐文中，楊鍾健發現北京原人，其後山頂洞人之出土，而邪說息矣。然後李濟、袁同禮等諸位先生陸續發現山東省龍山鎮子崖之黑陶。

時至今日則原人之發現遍及各地（陝西蘭田。山西匭河、垣曲。河南南召。湖北隕縣、大冶。安徽和縣。貴州黔西。雲南元謀。遼寧營口、本溪。）是知我國文化乃本土多化凝聚而成，而其主流在黃河中游之河南耳。

先民由採集而農耕，由狩獵而畜牧，由迷信而祀祖，此皆文化之生成。歷經戰爭、遷徙、易物、婚

姻而相融合。易傳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賁卦）是有河南龍山文化、山東龍山文化、陝西龍山文化及江漢楚文化之異同，並若吳越、三苗、戎狄則漸次而融於中原文化矣。

古者「夫人作享，家爲巫史」，民神雜揉各奉其神，逮「絕地天道」而多神趨於一神，於是而有「至上神」，衆神降爲「帝使」。君王成爲至上神（上帝）之代言人，是爲「下帝」，而「先公先王」則克配上帝以賓祀於天。此則夏商之宗教神權。殷商無嫡庶之分，重在親親之義，故祀其先王、兄弟同禮，此則爭亂之所由也。故紂王立玉門，設瑤臺以祀神，然天命靡常，大殷商一戰而敗於小邦周，乃諸侯背叛之故耳。

周公以殷爲鑑，設「立子立嫡」之制，宗法由是而生。推而封建子弟。故君臣之義明，是爲尊尊之義，明於上下貴賤而廟祭行，是爲禮制矣，父子相承而孝德出矣。又以天命靡常故倡以德配天，非僅敬天法祖，必要修身保民，惟德是馨。以釋殷商天命輔周之由也。

西周末厲幽無道，周室衰微，諸侯強於天子，平王計田徵稅而不可行。至於成周。諸侯強併弱而政由方伯，宗法敗壞矣。自西周末天命殞落，而原始陰陽、五行之說興，以釋自然現象。至春秋之世、齊桓公、晉文公以尊王爲號，挾天子以令諸侯。然諸侯亦趨腐敗。沒落諸侯而爲「土」，王室，諸侯之「百之之人」亦爲「土」，知識普及庶人，庶人經商而致仕，「土」階層崛起。

士以知識才能效忠於主人，而春秋之世臣弑君者有之、子弑父者有之、弟弑兄者有之。諸侯陵夷、政在大夫，甚者陪臣執國政。士忠於大夫之家而不知有諸侯之國，是魯之三桓、齊之田氏、晉之六卿作

矣。兼併詐僞並起，孟子曰：「春秋無義戰。」誠然是也。

孔子生當亂世，倡禮而諸侯以爲迂，述仁而大夫不能用。空懷長才而遭時不遇，是有歸歎之嘆音。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倡禮仁而爲我國文化之精華，布衣而爲素王，六藝之傳，爲百代儒學之宗，可謂至聖矣。太史公引詩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是也。

孔子歿而弟子各取一端以爲說，儒分爲八。七十子之徒，顏回最好學而早夭不得傳。然子張氏、子夏氏、子游氏之徒俱從其師說，逞其所志以爲眞儒。孟子出而標舉仁義，倡性善而重養氣，然宣王不能用，惠王以爲迂。蓋戰國之君，急功近利，尙武重法故耳。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是也。「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而卒。荀子曰：「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非十二子）今本帛書老子甲本卷後有佚書四種，其或名「五行篇」（龐樸曰），或名「德行篇」（魏啓鵬曰），以「仁、義、禮、智、聖」五種德行爲「五行」，乃思孟一派之五行說，其曰：「德之行五和胃（謂）之德；四行和胃（謂）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四行即仁、義、禮、智，四行之和則善，此人道也。能以四行之善合而至乎聖，則五行合而臻乎德，此天道也。蓋以「五聲昭德」之義比附之，故曰：「猶五聲之和也。」此造說五行，而非「先王立樂之術」，故荀子非之。

荀子曰：「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樂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

樂之道，管乎人心矣。」（樂論）荀子以五行者在人道，而思孟之五行「錯人而思天」，不明於「天人之分」，是失萬物之情，故曰：「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非先生之道也。

荀卿如齊三爲祭酒，倡禮以爲說，亦儒學之宗也，非十二子而獨尊仲尼、子弓。然濁世之政不遂大道，亡國亂君，營於巫祝，信於祲祥，重權術而輕禮制。權謀興而禮義廢矣。退居蘭陵著書數萬言而卒。孟荀並傳孔子之道，而各擅其長。惜乎！舉世混濁而不見用，時也！命也！然世之混濁，清士乃見，是以名傳後世而言爲典範。此亦甚幸矣！至若「巖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沒而不稱」，豈不悲哉！太史公之說，良有以也。

墨翟見百姓之疾苦，諸侯之淫侈，強凌弱而衆暴寡，是倡兼愛，非攻以利天下。又以百姓「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取管仲「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之意，以爲非樂節用，標舉三表法以「耳目之實」爲認知之標準，以傳說異聞亦並爲見知，則誤矣！然而墨者摩頂放踵以勞苦力行爲務，以現實功利統觀社會，凡「利人乎即爲，不利人乎即止」，以利人虧人作爲判斷之標準，故荀子曰：「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解蔽）

自墨子之亡也，墨離爲三，「有相里民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韓非子·顯學篇），取捨不同，自謂眞墨。莊子·天下篇則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若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是墨分而爲南北二地，取捨不同而有三派矣。

至若呂氏春秋所載「孟勝義死陽城君者，而弟子八十五人俱赴難」，則有俠者之風範，太史公遊俠

傳云：「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蓋後世遊俠豪士之濫觴也。若腹䟽之居秦，以墨者之法誅其子，甚於秦法，則知墨者之團體紀律嚴明，是後世幫會結社之源流矣。莊子天下篇云：「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然而「必自苦以腓無跋，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是逆物傷性，非禮無法，治之下術也。

天命殞落，老子以「道」爲先天地生，爲宇宙之本體，本源，取代天命爲說，以爲「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七十七章），是以從天道以論人道，又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四十二章），是以天地萬物乃道之衍生，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同前），是陰陽二氣交和而爲中氣。由此二氣而化生萬物，以爲天道周全故無偏失，是以不仁，若仁則偏，唯能法天而純任自然則人道無所偏失矣。蓋春秋之際，「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載曰：「（共和之後）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齊、晉爭於中原，而楚據江淮，秦守雍州，自爲霸主，天子弗與也，而征伐之興乃以仁義名之，是據名以亂名也。故老子以爲「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十八章）是以崇尚天道自然。

老子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五十一章）其所謂德乃「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二十一章）之「玄德」，而非世俗社會之「仁、義」私德。乃無私無偏之天道天德，而非君臣父子之倫理恩德。故以天道自然爲人道政治之法則。來改造宗法血緣爲根本之私「德」，是以「天道自然」否定「宗法天命」之德。

又以「道」統攝陰陽二氣，總結「原始陰陽說」爲源於道，以道做爲萬物生成之本根。以「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七十八章）是守弱可以爲天下之至強也。又以「凡物云云，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十六章）主張「致虛、守靜」，「萬物並作、以觀其復」，即秉要執本。清虛自守之說也。

老子之後或同時亦有三派，關尹貴清、列子貴虛、而楊朱貴已。關尹者：「在己無居，功成弗居，委物而形性自彰，動若水而靜若鏡，其應若響而寂乎若清。」（據莊子·天下篇說）列子者：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逍遙遊）伯昏瞀人告之列子曰：「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敖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敖遊者也。」（列禦寇）列子奉而行之，蓋以不累於物，無求無憂，不以物勞，無以智困，物我兩忘而若虛舟之泛乎江海，自運逍遙也。楊朱者：呂氏春秋·不二篇：「陽生貴已。」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盡心上）韓非曰：「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顯學）淮南子·汜論篇：「全生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

所立也。」是以貴已重生，全性保真爲務者也。孟子距楊墨，以「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滕文公下）是楊朱之說顯於當世也。

莊子主人性之昇華，超脫於物，是無待而逍遙，「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天下篇）以爲是非無定，能超脫於相對，得其樞要，逍遙乎絕對而處乎相對，故能「得其環中，以應無窮。」（齊物論），此以自然人性之超脫於物性爲說，以道爲「全」而不可說，故以寓言出之，蓋說道則偏矣！不同於老子之道。故天下篇老子、莊子分而言之。或以鵬鳥爲喻莊，或以蜩與學鳩爲逍遙，非也。此人性、物性之不分，非莊子所謂無待而逍遙也。

法家子產、李悝、商鞅之學，至於韓之申不害則取法與道相雜。太史公所謂：「本之黃老，而主刑名。」（老莊申韓列傳），入於齊稷下則有慎到、田駢、接子、環淵，皆學黃老而取捨不同，慎到偏於法、故漢志列於法家，而接子、環淵、田駢主於道，故漢志列於道家。慎到亦言「齊物」，乃「棄知去已」、「至若無知之物而已。」（莊子·天下篇），是人物不分，乃「死人之理」，不同於莊子之齊物論也。韓非亦「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史記·老莊申韓列傳）集商鞅之法，申不害之勢，慎到之術，又受學於荀子，總結而爲法家之集大成。

稷下之士除慎到、田駢外，尚有淳于髡之尚道，法、宋鈞、尹文之「禁攻寢兵，救民之鬥。」似墨者之徒，又以「不苟於人，不伎於衆，不累於俗，不飾於物，而以情欲寡淺爲內。」（莊子·天下

篇）。則又若道家之說，蓋道、墨相融者也。

鄒衍亦至於稷下，「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史記·孟荀列傳）又封禪書云：「騶衍以陰陽主運顯諸侯。」集解引如淳曰：「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爲服。」而封禪書云：「自齊威宣之時、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採用之。」然則鄒衍有五德終始及主運二書。漢書·藝文志陰陽家有「鄒子四十九篇」，周壽昌漢書注校補：「鄒子書有主運篇，見史記·孟荀列傳索隱。」蓋以此四十九篇爲鄒衍主運之書。唯周之補誤集解爲索隱。又漢志有「鄒子終始五十六篇」，則即五德終始之說也。唯二書俱亡，不得其詳也。文選魏都賦注引七略云：「鄒子有終始五德，從所不勝。土德後，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乃主五德相勝之說也。此鄒衍之陰陽五行說。

稷下學者另有五行說，在管子書中，四時篇以四季與五行相配，其曰：「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其時曰春，其氣曰風，風生木與骨……南方曰日，其時曰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與氣，……中央曰土……西方曰辰、其時曰秋，其氣曰陰，陰生金與甲……北方曰月，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寒生水與血。」此則以四時配陰陽五行以言刑德也。五行篇云：「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鍾。……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又云：「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

斬伐傷，君危，不然太子危，家人夫人死，不然則長子死。七十二日而畢。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厲。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外築城郭，臣死。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喪執政。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牘，媼婦銷棄，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此則以五行配五聲，五鐘以正天時。又以干支配五行而繁複更甚於四時篇，可知兩者家數不同，且以吉凶禁忌爲說，「使人拘而多所畏」，司馬談所謂陰陽之術也。除此之外若幼官，幼官圖，輕重已等篇亦言陰陽五行。是稷下之陰陽五行而不同於鄒衍者也。

稷下學者之心術上下、內業，以虛無，精氣爲說，以氣即道，道即氣，而氣之精者爲精，不同於老子之道，亦不同於慎到，田駢黃老之術。並非宋鉞尹文之說。乃稷下學者所作者也，齊威宣之世，攬天下之賢士，高門大屋尊寵之，名彰顯於後世者固有之，然名堙沒而無聞者亦夥矣！必曰心術等四篇爲某作，牽引附會只徒勞耳。

心術上：「道在天地之間，其大天外，其小無內。」內業：「夫道者，所以充形也。」心術下：「氣者，身之充也，行者，正之義也。」是道氣相同，「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內業）「虛者，萬物之始也。」以爲虛則神入舍，能無求始能虛。「虛之與人也無間，唯聖人得虛道……人之所職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是以精靜則神明矣。以爲「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

伐。」而以「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無爲之謂道，舍之之謂德。」、「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其應物也若偶之。靜因之道也。」（上引未注皆心術上）

內業：「氣物之精，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又曰：「聖人與時而不化，從物而不移。能正平靜，然後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可以爲精金。」以氣爲萬物生成之本源而充塞於天地之間，而氣之精著爲精，人能靜定而虛其精舍，則精氣能入而藏於心。精神凝聚而專一，則思知生而精氣舍之，故曰「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內業），即心術下之「一氣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是由思而知而化爲智慧矣！

又曰：「執一不失，能君萬物……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聰，公之謂也。」（內業）「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心術下）此則形勢解「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老子曰：「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在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七章）王弼注曰：「無私者，無爲於身也。」是智者治國如天地之無私覆，私載，能執一而公，無爲於身也，此虛已而容物之道也。其無私德、私福乃法天地之則，是取於老子之道者也。

心術上曰：「無爲之謂道，舍之之謂德。……義者，謂各道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